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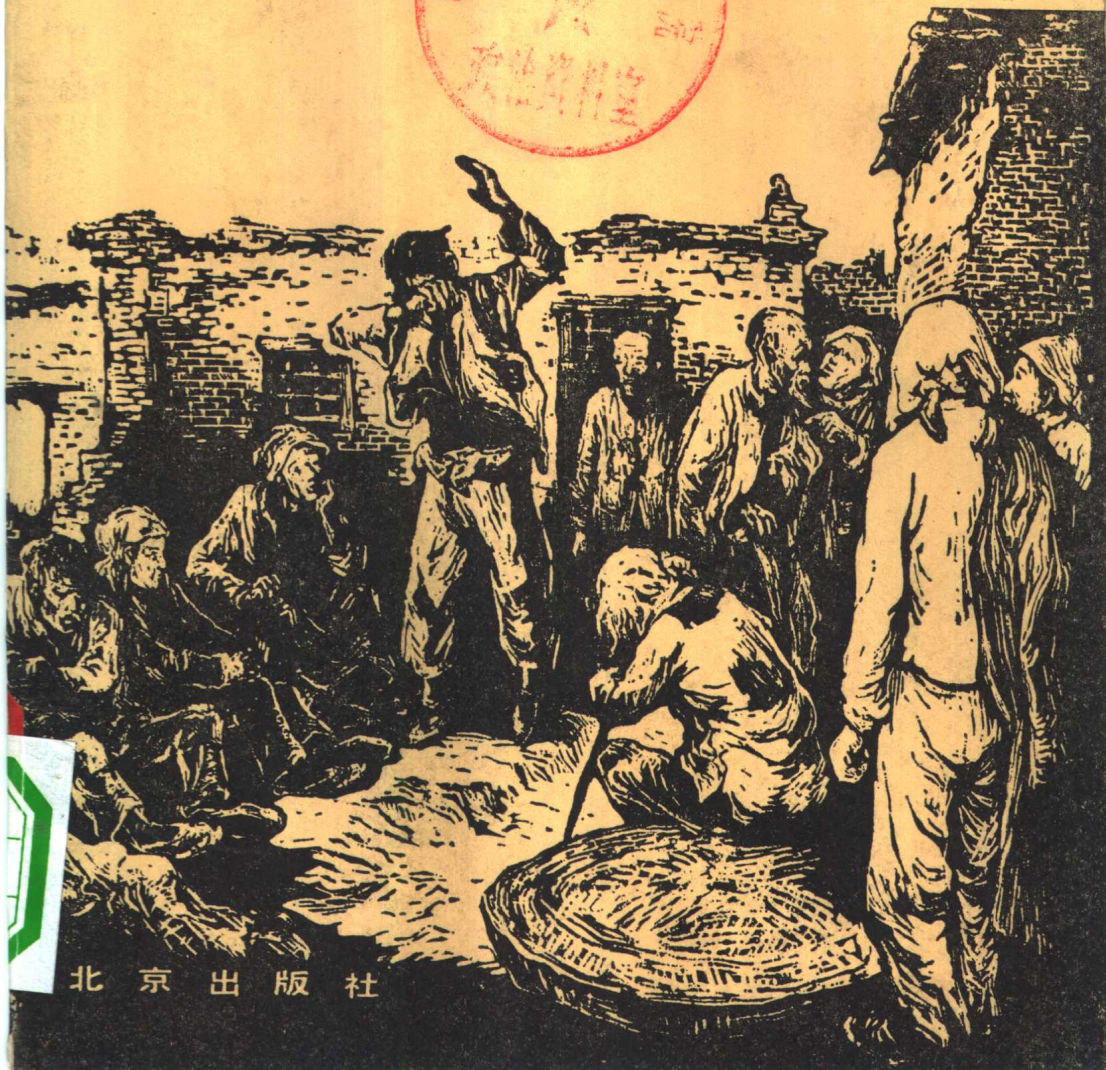
67642 / 54

FANSHEN

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美〕韩丁 著



北京出版社

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美〕 韩 丁 著
 韩 惊等译
 邱应觉 校

北 京 出 版 社

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据美国兰登书店纽约分店1966年英文版译出

翻 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美〕韩 丁 著

韩 惊等译

邱应觉 校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3.25印张 531,000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书号：10071·288 定价：2.20元

出版说明

本书著者韩丁系美国友好人士，一九四七年曾在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任英语教员，一九四八年作为土地改革工作队观察员参加了山西潞城县张庄的土改运动。本书是著者当年参加张庄土改时，在群众中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搜集材料后写成的。在本书中，著者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土改和整党运动，生动地记录了张庄人民打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

著者于一九五三年返美后，曾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一九七一年以来多次访华，曾先后与周恩来同志和华国锋同志亲切会见。

本书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译出。参加翻译的有著者的女儿韩惊，以及杨海平、刘欣如、梅京、程镇球、邱应觉、周发、楼小燕、戴锡功、王维扬、陈聿初、汤柏生、张德广、李文厚。邱应觉校订了全部译稿。

献给

与新中国同生同长的韩惊

以及

期待新世界已久的雷州安、迈克尔、

爱丽莎和凯瑟林

写在《翻身》的前面

白 夜

一九七八年秋天，太行山的风景染成了金色，分外诱人。这个时候，我有缘同韩丁在山西长治张庄访问。街头农家，田间陌上，我们漫步了好些来回。三十年前，韩丁就在这个村里收集了写《翻身》的材料。所以，村里的老人把他当成老相识，新人把他当成新朋友。我对韩丁说：

“你回到娘家来了。”

韩丁点头微笑。说真的，张庄老乡对待韩丁，就好比回门的闺女一般，亲亲热热；而韩丁对张庄的过去，就好比自己的家史一样，清清楚楚。打开《翻身》来看，你便会知道了。

从《翻身》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张庄的贫下中农怎样打发那些艰难的岁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张庄的贫下中农又怎样向地主索回自己的土地。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张庄涌现出许多生龙活虎般的人物，也排演了好些威武雄壮的场面。正如一切群众运动一样，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偏差。张庄的群众也有过一些过火行为，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一九四八年，党中央指出了土地改革中的“左”倾危险，拨正了运动的航向。张庄广大群众在工作队的帮助下，根据党的政策，重新划分阶级，严格区别中农和富农之间的界限，对利益受到侵犯的中农进行了退赔，把他们团结

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张庄人民喜气洋洋，成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政权机构。人们在不断纠正偏差中，日益变得聪明和成熟起来，完成了亘古未有的大业，把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送上了历史的祭台，解放了生产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张庄人民的翻身中，我们可以看到全中国人民翻身的缩影。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用革命行动写出了一部英雄史诗。而《翻身》可以说是这部史诗中的一条详细注释。我看到《翻身》，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代的照片，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勾起了许多回忆的线索，感奋之情油然而生。因为，土地改革运动我也是参加过的，不过不是在晋南，而是在苏北罢了。地区虽然不同，运动的规律是共同的。在那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们党与人民血肉相连，亲密无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读一读《翻身》，温故知新，鉴往思来，在新的历史阶段中，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定会夺取四个现代化的新的胜利，把这部英雄的史诗接着写下去，写得更加有声有色，垂鉴百世。

韩丁把他书中的人物和事件放在漫长的历史背景和广阔的自然背景上，集众家之长，铨裁适度，繁略皆宜。他采用了历史学家的手法，布置谨严；又撷取了社会学家的长处，条分缕析；还向小说家学习，描摹细致；当然还有记者的本色，记录翔实。不同体裁交错起伏，使人如览佳山异水，步步入胜，真是文无一笔平了。这种写法，可谓破格。人们评论一件特别中意的事物，会说非常好，格外好。非常好就是同平常不一样，格外好也就是不老一套，不拘一格的意思。我们的学者、作家、记者，来看看这本书，是不是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把我们的

作品能够写得破点儿格，成为格外好的东西呢？

在欣赏《翻身》这本书的时候，如果能了解到作者为它作了多么巨大的努力，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为了把中国农民的翻身运动报道出去，韩丁深入到实际中去。一九四八年春天，他以观察员的身分，同工作队一齐来到了张庄。他虽然是观察员，却尽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民。他同农民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身上沾满了泥巴，心中转变了感情。许多农民成了他的知心朋友，向他的耳根说悄悄话，把各种秘密，严肃的和荒唐的，都无保留地交给了他。他在笔记本上，用蟹行书写出了方块字国家的记录。一个美国人，远客海外，的确要有艰苦卓绝的精神，才能办到。材料收集齐了，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那个时候，他一个人背了二十斤重的材料，徒步翻过了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蒋介石的飞机来轰炸了，他就伏在材料上，仿佛母亲保护自己的婴儿一般。这些材料到了美国，又给官方查禁起来。他为此打了好几年官司，几乎倾家荡产，才把材料弄回来。经过长时期的构思和写作，等到一九六六年《翻身》出版，已经是收集材料十八年以后的事了。母亲的孕育是痛苦的。然而，不经过痛苦的孕育，婴儿又怎么能够诞生？

《翻身》可以说是部革命的教科书，对世界许多地方有借鉴的实际价值。所以，它已经出了多种译本，在许多国家流传。我国的学者、作家、记者，也不是没有能力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但是，时代在导演各种英雄行为的时候，往往没有同时准备为它们作出完整的记录。特别是由于十年浩劫，许多人笔焚砚毁，以致现在我们这样类型的作品还如凤毛麟角。在这个领域里，大有用武之地。除了乡村之外，工厂、学校、连队、街道、商

店，等等，都需要调查研究，把它们的变化记录下来，不仅我国人民要看，世界人民也是要看的。《翻身》是一个引子，会引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翻身》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也可以说是回娘家吧，无疑是会受到欢迎的。顺便带个话，韩丁正在写的《为公》，是《翻身》的姊妹篇，也快要脱稿了。不久以前，韩丁的女儿卡玛（韩惊）就到过张庄，拍了许多照片，给《为公》作插图。如果说，《翻身》是张庄民主革命时期的写照，《为公》就是张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素描了。大姐《翻身》回娘家了，二妹《为公》迟早也会回娘家瞧瞧的。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

致 谢

没有中共潞城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的协助，没有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译员戚云和谢虹，张庄工作队，特别是张庄老乡们的帮助，这本书的资料是根本不可能搜集到的。

没有米尔顿·弗里德曼卓越的法律才干，没有卡梅尔达·欣顿，科利斯·拉蒙德以及几百位朋友和热心人士的慷慨解囊，这本书的资料也是根本不可能先后从美国海关和伊斯特兰参议员的国内安全委员会那里追回来的。

资料追回以后，又承卡梅尔达以及纽约的路易斯·拉宾诺维茨基金会的帮助，我才有可能投入大量时间，从事起草初稿所必需的编写、修订工作。我要特别感谢远东问题专家、自由撰稿者苏姗·沃伦，她花了很多时间参加书稿的讨论和编辑工作。还有《每月评论》编辑部的内尔·萨姆，他采用新的编辑方法为本书的定稿做了细致、繁重的工作。本书的写成，在每一个阶段上都体现了集体的努力，事情也本来应该如此。

我还要感谢安格斯·卡梅伦多年来不断给我的鼓励和指教；感谢艾达·普鲁伊达，阿德尔以及阿林·里基特对我精神上的支持和对书稿的审阅。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雷州安，在我们把精力和资金都用于写作本书的情况下，她坦然地放弃了职业保险、体面的住宅以及娱乐和假日。

关于“翻身”一词的说明

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这就是本书题名为《翻身》的原因。它叙述了张庄农民怎样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经过。

序 言

本书系根据一九四八年春季到夏季在中国山西省潞城县张庄^①广泛收集的资料写成的。那时，潞城县人民政府和中共潞城县委联合派出的一个工作队，对张庄已进行两年的土改运动进行复查，我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张庄工作队。

本书主要介绍工作队进驻张庄后所了解到的情况，以及领导那里的农民所进行的斗争。但如果不回顾前一阶段所发生的革命风暴，便无法理解张庄的情况和斗争，而如果对中国的导致了革命并被革命所改造的旧社会缺乏一定的了解，也就无法理解这场革命风暴。因此，本书用了不少篇幅（第一和第二部）介绍张庄的历史。

汇集张庄的历史是不容易的。对我回顾往事的有一大批人，他们对往事的回忆不尽相同，他们叙述的情况既有矛盾，又有遗漏。对此，凡是经过仔细和多方的核对后，对一些还不能解决的矛盾和补充不了的遗漏，我只能采用与别的一些事实看来是一致的解释和判断。假如这样写成的张庄村史，在每一

^① 中文张庄的“张”，是一个姓氏，还可作伸展、张扬、开张、夸张等解释。这个字的繁体写法由十一个笔划组成。它的左偏旁是弓箭的弓，有三个笔划，右偏旁是长短的长，有八个笔划。本书不是把“张”的本义译成英文，而是把它拆开，称张庄为“Long Bow”（长弓村）。

个细节上还不那么准确，但主要的内容和风貌还是符合实际的。

总的说来，我在这部书里试图通过张庄这个缩影，揭示中国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本质。这场大革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改造了中国，它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的政治、社会力量，不断地震撼着中国以至于全世界。

这里自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以张庄反映中国革命的本质的缩影是否足够典型？张庄的发展情况具有普遍性，还是具有特殊性？回答只能是：它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在整个中国的农村地区，对抗着的社会力量，革命的基本问题、目标和最终结局都是相同的。在张庄对立的阶级，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立的那些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联合行动，对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性，这在张庄和全国都是一样的。张庄农民的小生产者心理，在本质上与全国各地的农民毫无二致。凡是农民奋起分地的地区，就必须克服过火的倾向，这在张庄曾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

同时，形成张庄的某些客观条件，某些内部特点及其一些具体事件的发展情况，还是有其特殊性的。例如，张庄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天主教徒集团，而在中国六亿人口中，天主教徒只占一、二百万。又如，张庄居民中有很多外来户，因此，张庄的宗族组织不很发达，而宗族在中国历来是起着很大作用的。再如，这一地区的边缘地带曾为日军包围但未被占领，而张庄则是被日军占领和据守的少数几个村庄之一。

由此，张庄的历史完全不同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处于日军包围之中的华北广大地区的一般村庄；同时，它也完全不同于未被日军包围和占领，而由革命军队于一九四九

年以后从国民党而不是从日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多数中国村庄。

由于张庄处于沦陷区，因此，它根本没有得益于在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内长期实行的一致抗日、民主施政及初步改革，而正是这一切为这些根据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进行的根本改革奠定了基础。张庄也没有分享到华南、华中和华西农村在内战结束后到来的国内的持久和平之中，有步骤地、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的好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一九四五年，从日军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张庄，在短短的几天内便从反动营垒一跃而进入革命风暴的中心。随后发生的各种变革，不仅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仓促进行的，而且受到了内战已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一再进犯晋东南山区的紧张局势下的不利影响。在仓促的条件下进行改造的中国乡村不只是张庄一个，但这类村庄毕竟是例外，并非普遍如此。

地主豪绅的势力和特权被一举摧毁以后，张庄发生了迅速的社会进步，人民从来没有这样意气风发，热情高涨，喜气洋洋，信心十足。同时，也发生了一些过火行为和悲惨事件，至少有十几个人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一些自食其力的小私有者被错误地剥夺了；还发生过具体领导土改的干部欺压群众的事件。我参加的土改工作队在一九四八年进村时，主要的任务正是纠正前段运动中的偏差。

首先，必须把偏差揭发出来，才能加以纠正。工作队、村干部和广大群众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集中检查过去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和某些干部的错误。之所以要进行检查，并非因为偏差大于成绩——实际情况恰恰是成绩大于偏差——而是因为这些偏差严重地阻碍了继续前进，假如不予纠正，就可能造成不堪

设想的后果。本书通过反映这次集中检查，使这些罪行、错误、工作中的偏差和阴暗面的份量，比在应该全面评价张庄的工作时不适当地加重了，这就偏重了张庄的特殊性，削弱了它的典型意义。

然而，这些特殊因素对于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来说，不但毫无妨碍，而是颇有帮助的。由于这些矛盾在张庄是以特别尖锐的形式出现的，那里的问题也就往往暴露得非常彻底。这样，我就能比在一般的情况和环境下，更充分地观察和更深刻地理解革命的进程。但读者应当记住，中国的许多村庄在获得解放时，并不是都遭受到这些磨难或经历了这些痛苦的历程的。

革命队伍里的每一个人，都从在内战高潮时期所犯的那些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一九四九年，当成千上万的男女土改工作队员从太行山南下前往华南和西南领导土改运动时，比起他们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争夺中国的未来，而和当地的地主豪绅阶级进行斗争时，要聪明得多了。

当中国革命的进程全面展开时，它包括前进与后退，右倾与左倾，每日、每时、每分钟的量变到突然的质变。总之，革命的进程深入了，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而正是后一方面组成了革命的特殊力量，是使革命所导致的变化深刻而持久的保证。

由于我不仅试图描绘人民生活中戏剧性的飞跃，而且也描绘了细小变化的缓慢的积累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是不可能有的飞跃的。因此，我的这本书就写得很长了。在写作过程中，我兼用了小说家、新闻记者、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笔法。最后写出来的这本书，自己觉得无论在风格上或内容上都像一部

记录影片。于是，我把这本书称为：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这样一部纪实之所以能够写成，归根结底，是由于有数百人参与了创作。张庄的老乡、工作队的成员以及协助我工作的两位译员，共同探索了这个村子的往事，使其错综复杂的面貌生动地再现出来。^①因此，读者在本书里读到的不是哪一个人对这个村庄的变迁的分析，而是这个村的人们本身的自我检查，对它存在以来的重要岁月的经历自我估价。这种自我检查的特点是诚实、彻底而深刻的。这是因为这种检查不仅是认识的基础，也是行动的基础；不仅是理论的基础，也是实践的基础；这是必然会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生活的实践。

张庄的历史对今天现实生活的意义，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故事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而不了解中国革命，也就不能了解今日的世界。

然而，土地问题对于世界事务的影响，也不仅仅是由于中国有其特殊重要性所起的作用造成的。谁将占有土地？谁将统治农村？这是当前席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这场革命不但毫无衰退之势，而是正在蓬勃开展。所有这些以农业为主的亚非拉国家以及以地主和农民的斗争为表现形式的社会矛盾，迟早要发生巨大的变革。因此，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所遇到的土地问题以及采取的解决方法，

^① 晋南地方讲的是土语，不是纯正的普通话。老乡的土音很重，很多用语在中国字典里根本查不到。即使懂得几种方言的译员，也常常听不懂老乡之间的谈话，所以，虽然我略懂汉语，但如果没有人帮助，我是无法听懂人们在会上的发言的。

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些面临土地改革的国家里，人们迫切需要学习这方面的经验。在象我们美国这样一些国家里——统治者能加速或推迟，但不可能永远阻挡别国发生这类变革——人们也应该研究这方面的经验。

鉴于这些事实，我认为，今天出版这本书，至少还象十八年前我在张庄为本书搜集材料时出版一样及时。昨天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明天也很可能在巴西、尼日利亚或印度发生。

土地改革已经提到人类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韩 丁

一九六六年五月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弗利特伍德镇